



東坡志林卷三

異事下

朱炎學禪

芝上人言近有節度判官朱炎學禪久之忽於
楞嚴經若有所得者問講僧義江曰此身死後
此心何住江云此身未死此心何住炎良久以
偈答曰四大不須先後覺六根還向用時空難
將語默呈師也只在尋常語默中師可之炎後
竟坐化真廟時人也

東坡志林卷三
故南華長老重辨師逸事

契嵩禪師常瞋人莫嘗見其笑海月慧辨師常喜人未嘗見其怒予在錢塘親見二人皆跌坐而化嵩既茶毗火不能壞益薪熾火有終不壞者五海月比葬面如生且微笑乃知二人以瞋喜作佛事也世人視身如金玉不旋踵為糞土至人反是予以是知一切法以愛故壞以捨故常在豈不然哉予遷嶺南始識南華重辨長老語終日知其有道也予自嶺南還則辨已寂久

矣過南華弔其衆問塔墓所在曰我師昔在壽塔南華之東數里有不悅師者葬之別墓既七百餘日矣今長老朗公獨奮不顧發而歸之壽塔改棺易衣舉體如生衣皆鮮芳衆乃大愧服東坡居士曰辨視身為何物弃之尸隄林以飼烏鳶何有安以壽塔為朗公知辨者特欲以化服同異而已乃以茗果奠其塔而書其事以遺其上足南華塔主可興師時元符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冢中棄兒吸蟾氣

富彥國在青社河北大飢民爭歸之有夫婦襁負一子未幾迫於飢困不能皆全弃之道左空塚中而去歲定歸鄉過此塚欲收其骨則兒尚活肥健愈於未弃時見父母匍匐來就視塚中空無有惟有一竅滑易如蛇鼠出入有大蟾蜍如車輪氣咻咻然出穴中意兒在塚中常呼吸此氣故能不食而健自爾遂不食年六七歲肌膚如玉其父抱兒來京師以示小兒醫張荆筐

張曰物之有氣者能蟄燕蛇蝦蟆之類是也能蟄則能不食不食則壽此千歲蝦蟆也決不當與藥若聽其不食不娶長必得道父喜携去今不知所在張與余言蓋嘉祐六年也

石普見奴為祟

石普好殺人以殺為娛未嘗知暫悔也醉中縛一奴使其指使投之汴河指使哀而縱之既醒而悔指使畏其暴不敢以實告居久之普病見奴為祟自以必死指使呼奴示之祟不復出普

亦愈

陳昱被冥吏誤追

今年三月有書吏陳昱者暴死三日而蘇云初見壁有孔有人自孔擲一物至地化為人乃其亡姊也携其手自孔中出曰冥吏追汝使我先見吏在旁昏黑如夜極望有明處空有橋榜曰會明人皆用泥錢橋極高有行橋上者姊曰此生天也昱行橋下然猶有在下者或為烏鵲所啄姊曰此網捕者也又見一橋曰陽明人皆用

紙錢有吏坐曹十餘人以狀及紙錢至者吏輒刻除之如抽貫然已而見冥官則陳襄述古也問昱何故殺乳母昱曰無之呼乳母至血被面抱嬰兒熟視昱曰非此人也乃門下吏陳周官遂放昱還曰路遠當給竹馬又使諸曹檢已籍曹示之年六十九官左班殿直曰以平生不燒香故不甚壽又曰吾輩更此一報即不同矣意謂當超之昱還道見追陳周往既蘇周果死

記異

東坡志林卷三
四
有道士講經茅山聽者數百人中講有自外入者長大肥黑大罵曰道士奴天正熱聚衆造妖何為道士起謝曰居山養徒資用乏不得不爾罵者怒少解曰須錢不難何至作此乃取釜竈杵臼之類得百餘斤以少藥鍛之皆為銀乃去後數年道士復見此人從一老道士鬚髮如雪騎白驢此人腰插一騾鞭從其後道士遙望叩頭欲從之此人指老道士且搖手作驚畏狀去如飛少頃即不見

猪母佛

眉州青神縣道側有一小佛屋俗謂之猪母佛云百年前有牝猪伏於此化為泉有二鯉魚在泉中云盖猪龍也蜀人謂牝猪為母而立佛堂其上故以名之泉出石上深不及二尺大旱不竭而二鯉莫有見者余一日偶見之以告妻兄王愿愿深疑意余之誕也余亦不平其見疑因與愿禱於泉上曰余若不誕者魚當復見已而二鯉復出愿大驚再拜謝罪而去此地應為靈

東坡志林卷三 五
異青神文及者以父病求醫夜過其側有壑而負琴者邀至室及辭以父病不可留而其人苦留之欲曉乃遣去行未數里見道傍有劫賊所殺人赫然未冷也否則及亦未免耳泉在石佛鎮南五里許青神二十五里

王翊夢鹿剖桃核而得雄黃

黃州岐亭有王翊者家富而好善夢於水邊見一人為人所毆傷幾死見翊而號翊救之得免明日偶至水邊見一鹿為獵人所得已中幾鎗

翊發悟以數千贖之鹿隨翊起居未嘗一步捨翊又翊所居後有茂林果木一日有村婦林中見一桃過熟而絕大獨在木杪乃取而食之翊適見大驚婦人食已棄其核翊取而剖之得雄黃一塊如桃仁及見而吞之甚其美自是斷薰肉齋居一食不復殺生亦可謂異事也

翊一作翊

徐則不傳晉王廣道

東海徐則隱居天台絕粒養性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為王者師然後得道晉

東坡志林卷三
六
王廣聞其名往召之則謂門人曰吾年八十來
召我徐君之言信矣遂詣揚州王請受道法辭
以時日不利後數日而死支體如生道路皆見
其徒步歸得放還山至舊居取經書分遺弟子
乃去既而喪至以謂徐生高世之人義不為煬
帝所污故辭不肯傳其道而死徐君之言豈聊
以避禍豈所謂危行言遜者耶不然煬帝之行
鬼所唾也而太極真人肯置之齒牙哉

先夫人不許發藏

昔吾先君夫人僦宅於眉為紗縠行一日二婢
子懸帛足陷於地視之深數尺有大甕覆以烏
木板先夫人急命以土塞之甕有物如人咳聲
凡一年乃已人以為此有宿藏物欲出也夫人
之姪之問者聞之欲發焉會吾遷居之問遂僦
此宅掘丈餘不見甕所在其後某官於岐下所
居大柳下雪方尺不積雪晴地墳起數寸軾疑
是古人藏丹藥處欲發之亡妻崇德君曰使吾
先姑在必不發也軾愧而止

東坡志林卷三
七
太白山舊封公爵

吾昔為扶風從事歲大旱問父老境內可禱者云太白山至靈自昔有禱無不應近歲向傳師少師為守奏封山神為濟民侯自此禱不驗亦莫測其故吾方思之偶取唐會要看云天寶十四年方士上言太白山金星洞有寶符靈藥遣使取之而獲詔封山為靈應公吾然後知神之所以不悅者即告太守遣使禱之若應當奏乞復公爵且以甕取水歸郡水未至風霧相纏旗

幡飛舞髣髴若有所見遂大雨三日歲大熟吾作奏檢具言其狀詔封明應公吾復為文記之且修其廟祀之日有白鼠長尺餘歷酒饌上嗅而不食父老云龍也是歲嘉祐七年

記范蜀公遺事

李方叔言范蜀公將薨數日鬚髮皆變蒼郁然如畫也公平生虛心養氣數盡神往而血氣不衰故發於外耶然范氏多四乳固與人異公又立德如此其化也必不與萬物同盡盖有不可

東坡志林卷三
八十一
知者也元符四年四月五日

記張慙子

黃州故縣張慙子行止如狂人見人輒罵云放
火賊稍知書見紙輒書鄭谷雪詩人使力作終
日不辭時從人乞予之錢不受冬夏一布褐三
十年不易然近之不覺有姤穢氣其實如此至
於土人所言則有甚異者蓋不可知也

記女僊

予頃在都下有傳太白詩者其畧曰朝披夢

澤雲又云笠釣清茫茫此非世人語也蓋有見
太白在肆中而得此詩者神僊之道真不可以
意度紹聖元年九月過廣州訪崇道大師何德
順有神僊降於其室自言女僊也賦詩立成有
超逸絕塵語或以其託於箕箒如世所謂紫姑
神者疑之然味其言非紫姑所能至人有入獄
鬼群鳥獸者託於箕箒豈足恠哉崇道好事喜
客多與賢士大夫為游其必有以致之也哉

池魚踊起

眉州人任達為余言少時見人家畜數百魚深
池中泐池磚甃四周皆屋舍環遶方丈間凡三
十餘年日加長一日天清無雷池中忽發大聲
如風雨魚皆踊起羊角而上不知所往達云舊
說不以神守則為蛟龍所取此殆是爾余以為
蛟龍必因風雨疑此魚圈局三十餘年日有騰
拔之念精神不衰久而自達理自然爾

孫朴見異人

眉之彭山進士有宋籌者與故叅知政事孫朴

夢得同赴舉至華陰大雪天未明過華山下有
牌堠云毛女峰者見一老姥坐堠下髮如雪而
無寒色時道上未有行者不知其所從來雪中
亦無足跡孫與宋相去數百步宋相過之亦恠
其異而莫之顧孫獨留連與語有數百錢挂鞍
盡與之既追及宋道其事宋悔復還求之已無
所見是歲孫第三人及第而宋老死無成此事
蜀人多知之者

脩身曆

子由言有一人死而復生問冥官如何脩身可
以免罪荅曰子宜置一卷曆晝日之所為莫夜
必記之但不記者是不可言不可作也無事靜
坐便覺一日似兩日若能處置此生常似今日
得至七十便是百四十歲人世間何藥可能有
此効既無反惡又省藥錢此方人人收得但苦
無好湯使多嚙不下晁無咎言司馬溫公有言
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
者耳予亦記前輩有詩曰怕人知事莫萌心皆

至言可終身守之

技術

醫生

近世醫官仇鼎療癰腫為當時第一鼎死未有
繼者今張君宜所能殆不減鼎然鼎性行不甚
純淋世或畏之今張君用心平和專以救人為
事治過於鼎遠矣元豐七年四月七日

論醫和語

男子之生也覆女之生也仰其死於水也亦然

男子內陽而外陰女子反是故易曰坤至柔而動也剛書曰沈潛剛克世之達者蓋如此也秦醫和曰天有六氣淫為六疾陽淫熱疾陰淫寒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夫女陽物而晦時故淫則為內熱蠱惑之疾女為蠱惑世之知者眾其為陽物而內熱雖良醫未之言也五勞七傷皆熱中而蒸晦淫者不為蠱則中風皆熱之所生也醫和之語吾當表而出之讀左氏書此

記與歐公語

歐陽文忠公嘗言有患疾者醫問其得疾之由曰乘船遇風驚而得之醫取多年施牙為施工手汗所漬處刮末雜丹砂伏神之流飲之而愈今本州注別藥性論云止汗用麻黃根節及故竹扇為末服之文忠因言醫以意用藥多此比初似兒戲然或有驗殆未易致詰也予因謂公以筆墨燒灰飲學者當治昏惰耶推此而廣之則飲伯夷之盟水可以療貪食比干之餒餘可

以已佞砥樊噲之盾可以治怯臭西子之珥可
以療惡疾矣公遂大咲元祐三年閏八月十七
日舟行入潁州界坐念二十年前見文忠公於
此偶記一時談咲之語聊復識之

叅寥求醫

龐安常為醫不志于利得善書古畫喜輒不自
勝九江胡道士頗得其術與予用藥無以酬之
為作行草數紙而已且告之曰此安常故事不
可廢也叅寥子病求醫於胡自度無錢且不善

書畫求予甚急予戲之曰子粲可皎徹之徒何
不下轉語作兩首詩乎龐胡二君與吾輩游不
曰索我於枯魚之肆矣

王元龍治大風方

王旂元龍言錢子飛有治大風方極驗常以施
人一日夢人自云天使已以此病人君違天怒
若施不已君當得此病藥不能愈子飛惧遂不
施僕以為天之所病不可療耶則藥不應服有
効藥有効者則是天不能病當是病之祟畏是

東坡志林卷三
藥而假天以禁人耳晉侯之病為二豎子李子
豫赤丸亦先見於夢蓋有或使之者子飛不察
為鬼所脅若余則不然苟病者得愈願代受其
苦家有一方能下腹中穢惡在黃州試之病良
已今後當常以施人

延年術

自省事以來聞世所謂道人有延年之術者如
趙抱一徐登張元夢皆近百歲然竟死與常人
無異及來黃州聞浮光有朱元經尤異公卿尊

師之者甚衆然卒亦病死時中風搐搦但實能
黃白有餘藥金皆入官不知世果無異人耶抑
有而人不見此等舉非耶不知古所記人虛實
無乃與此等不大相遠而好事者緣飾之耶

單驤孫兆

蜀人單驤者舉進士不第顧以醫聞其術雖本
於難經素問而別出新意徃徃巧發音中然未
能十全也仁宗皇帝不豫詔孫兆與驤入侍有
間賞賚不貲已而大漸二子皆坐誅賴皇太后

東坡志林卷三
仁聖察其非罪坐廢數年今驥為朝官而兆已
死矣予來黃州鄰邑人龐安常者亦以醫聞其
術大類驤而加之以鍼術絕妙然患聾自不能
愈而愈人之病如神此古人所以過人也元豐
五年三月予偶患左手腫安常一鍼而愈聊為
記之

僧相歐陽公

歐陽文忠公嘗語少時有僧相我耳白於面名
滿天下唇不着齒無事得詢其言頗驗耳白於
面則衆所共見唇不着齒余亦不敢問公不知
其何如也

記真君籤

冲妙先生季君思聰所製觀妙法象居士以憂
患之餘稽首洗心歸命真寂自惟塵緣深重恐
此志未遂敢以籤卜得吳真君第三籤云平生
常無患見善其何樂執心既堅固見善勤脩學
敬再拜受教書莊子養生一篇致自厲之意不
敢廢墜真聖驗之紹聖元年八月二十一日東

東坡志林卷三
坡居士南遷過虔與王崑翁同謁祥符宮拜九
天使者堂下觀之妙象實同此言

信道智法說

東坡居士遷於海南憂患之餘戊寅九月晦遊
天慶觀謁北極真聖探靈筮以決餘生之禍福
吉凶其辭曰道以信為合法以智為先二者不
離析壽命不得延覽之竦然若有所得書而藏
之以無忘信道法智二者不相離之意軾恭書
古之真人未有不以信人者子思則曰自誠明

謂之性此之謂也孟子曰執中無權由執一也
法而不智則天下之死法也道不患不知患不
凝法不患不立患不活以信合道則道凝以智
先法則法活道凝而法活雖度世可也况延壽
乎

記筮卦

戊寅十月五日以久不得子由書憂不去心以
周易筮之遇渙之三爻初六變中孚其繇曰用
拯馬壯吉中孚之九二變為益其繇曰鳴鶴在

恒作常豈言本耶
抑寫誤耶

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益之初六
變為家人其繇曰益之用凶事無咎有孚中行
告公用圭家人之繇曰家人利女貞象曰風自
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也吾考此
卦極精詳口以授過又書而藏之

費孝先卦影

至和二年成都人有費孝先者始來眉山云近
遊青城山訪老人村壞其一竹林孝先謝不敏
且欲償其直老人笑曰子視其下字云此林以

某年月日某造至某年月日為費孝先所壞成
壞自有數子何以償為孝先知其異乃留師事
之老人受以易軌革卦影之術前此未知有此
學者後五六年孝先以致富今死矣然四方治
其學者所在而有皆自託於孝先真偽不可知
也聊復記之使後人知卦影之所自也

記天心正法呪

王君善書符行天心正法為里人療疾驅邪僕
嘗傳此呪法當以傳王君其辭曰汝是已死我

我是未死汝汝若不吾崇吾亦不汝苦

辨五星聚東井

天上失星崔浩乃云當出東井已而果然所謂億則屢中者耶漢十月五星聚東井金水嘗附日不遠而十月日在箕尾此浩所以疑其妄以余度之十月為正蓋十月乃今之八月爾八月而得七月節則日猶在翼軫間則金水聚於井亦不甚遠方是時沛公未得天下甘石何意諂之浩之說未足信也

四民

論貧士

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恠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為錢但恠其不在紙裏中耳予偶讀淵明歸去來詞云幼稚盈室瓶無儲粟乃知俗傳信而有徵使瓶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瓶中見粟也耶馬后夫人見大練以為異物晉惠帝問飢民何不食肉糜細思之皆一理也聊為好事者一笑永叔常言孟郊詩鬢邊雖有

絲不堪織寒衣縱使堪織能得多少

梁賈說

梁民有賈于南者七年而後返茹杏實海藻呼
吸山川之秀飲泉之香食土之潔泠泠風氣如
在其左右朔易弦化磨去風瘤望之蝟蟻然盖
項領也倦游以歸顧視形影日有德色徜徉舊
都躊躇顧乎四鄰意都之人與鄰之人十九莫
已若也入其閨登其堂視其妻反驚以走是何
惟耶妻勞之則曰何關於汝饋之漿則憤不飲

舉案而飼之則憤不食與之語則向墻而欬歔
披巾櫛而視之則唾而不顧謂其妻曰若何足
以當我亟去之妻俛而忤俯而歎曰聞之居富
貴者不易糟糠有姬姜者不棄憔悴子以無瘵
歸我以有瘵逐嗚呼瘵邪非妾婦之罪也妻竟
出於是賈歸家三年鄉之人憎其行不與婚而
土地風氣蒸變其毛脉啜菽飲水動搖其肌膚
前之醜稍稍復故於是還其室敬相待如初君
子謂是行也知賈之薄於禮義多矣居士曰貧

易主貴易交不常其所守茲名教之罪人而不知學術者蹈而不知耻也交戰乎利害之場而相勝於是非之境徃徃以忠臣為敵國孝子為格虜前後紛紜何獨梁賈哉

梁工說

梁工治丹竈有日矣或有自三峰來持淮南王書欲授枕中竒秘坎離生養之法陰陽九六之數子女南北之位或黃或白生生而不窮以是強兵以是緒餘以博施濟衆而其始也密室為

場空地為爐外燼山木之上煮天一坏父鼎母養以既濟風火細溫而瓦鑠化生方士未畢其說工悅之然以為盡之矣退試其術逾月破竈而黃金已芽矣於是謝方士方士曰子得予之方未得究其良知其一不知其二余弗邀利於子後日不成不以相仇則子之惠也工重謝之曰若之術殫於是矣子固知之矣豈若愚我者哉遂歌驪駒以遣送之束書在於腰長揖而去工日治其訣更增益劑量其貪婪無厭童東山

東坡志林卷三
之木汲西江之水夜火屬月魄晝火屬日光操
之彌勤而其術愈踈為之不已而其費滋甚牛
馬銷於鈔汞室廬盡於鉗鎚券土田質妻子蕭
條纏縷而其効不進至老以死終不悟君子曰
術之不慎學之不至者然也非師之罪也居士
曰朽墻畫墁天下之賤工而莫不有師問之不
下思之不熟與無師同其師之不至朽墻畫墁
之不若也不至則欺其中亦以欺其外欺其中
者已窮欺外者人窮如梁工蓋自窮亦安能窮

人哉

女妾

賈氏五不可

晉武帝欲為太子娶婦衛瓘曰賈氏有五不可
青黑短妬而無子竟為群臣所譽娶之竟以亡
晉婦人黑白美惡人人知之而愛其子欲為娶
婦且使多子者人人同也然至其惑於衆口則
顛倒錯繆如此俚語曰證龜成鼈此未足恠也
以此觀之當云證龜成蛇小人之移人也使龜

東坡志林卷三
三
蛇易位而况邪正之在其心利害之在歲月後者耶

賈婆婆薦昌朝

温成皇后乳母賈氏宮中謂之賈婆婆賈昌朝連結之謂之姑姑臺諫論其姦吳春卿欲得其寔而不可近侍有進對者曰近日臺諫言事虛實相半如賈姑姑事豈有是哉上默然久之曰賈氏實曾薦昌朝非吾仁宗盛德豈肯以實語臣下耶

石崇家婢

王敦至石崇家如廁脫故著新意色不忤廁中婢曰此客必能作賊也此婢能知人而崇乃令執事廁中殆是無所知也

賊盜

盜不劫幸秀才酒

幸一作辜

幸思順金陵老儒也皇祐中沽酒江州人無賢愚皆喜之時劫江賊方熾有一官人艤舟酒壚下偶與思順往來相善思順以酒十壺餉之已

結字恐是酷字

而被劫於蘄黃間群盜飲此酒驚曰此幸秀才酒邪官人識其意即給曰僕與幸秀才親舊賊相顧歎曰吾儔何為劫幸老所親哉歛所劫還之且戒曰見幸慎勿言思順年七十二日行二百里盛夏曝日中不渴蓋嘗啖物而不飲水云

梁上君子

近日頗多賊兩夜皆來入吾室吾近護魏王葬得數千緡畧已散去此梁上君子當是不知耳

夷狄

曹瑋語王駿元昊為中國患

天聖中曹瑋以節鎮定州王駿為三司副使踈決河北囚徒至定州瑋謂駿曰君相甚貴當為樞密使然吾昔為秦州聞德明歲使人以羊馬貨易於邊課所獲多少為賞罰時將以此殺人其子元昊年十三諫曰吾本以羊馬為國今反以資中原所得皆茶綵輕浮之物適足以驕惰吾民今又欲以此戮人茶綵日增羊馬日減吾國其削乎乃止不戮吾聞而異之使人圖其形

信竒偉若德明死此子必為中國患其當君之
為樞密時乎盍自今學兵講邊事駿雖受教蓋
亦未必信也其後駿與張觀陳執中在樞府元
昊反楊義上書論土兵事上問三人皆不知遂
皆罷之駿之孫為子由壻故知之

高麗

昨日見泗倅陳敦固道言胡孫作人狀折旋俯
仰中度細觀之其相侮慢也甚矣人言弄胡孫
不知為胡孫所弄其言頗有理故為記之又見

淮東提舉黃實言見奉使高麗人言所致贈作
有假金銀錠夷人皆圻壞使露胎素使者甚不
樂夷云非敢慢也恐北虜有覘者以為真爾由
此觀之高麗所得吾賜物北虜蓋分之矣而或
者不察謂北虜不知高麗朝我或以為異時可
使牽制北虜豈不誤哉今日又見三佛齊朝貢
者過泗州官吏妓樂紛然郊外而椎髻獸面睢
盱船中遂記胡孫弄人語良有理故并記之

高麗公案

東坡志林卷三
元祐五年二月十七日見王伯虎炳之言昔為
樞密院禮房檢詳文字見高麗公案始因張誠
一使契丹於虜帳中見高麗人私語本國主向
慕中國之意歸而奏之先帝始有招徠之意樞
密使李公弼因而迎合親書劄子乞招致遂命
發運使崔極遣商人招之天下知非極而不知
罪公弼如誠一益不足道也

東坡志林卷三

東坡志林卷四

古迹

鐵墓厄臺

余舊過陳州留七十餘日近城可游觀者無不
至柳湖旁有丘俗謂之鐵墓云陳胡公墓也城
濠水往嚙其址見有鐵錮之又有赤曰厄臺云
孔子厄於陳蔡所居者其說荒唐在不可信或
曰東漢陳思王寵散弩臺以控黃巾者此說為
近之

黃州隋永安郡

昨日讀隋書地理志黃州乃永安郡今黃州都十五里許有永安城而俗謂之女王城其說甚鄙野而圖經以為春申君故城亦非是春申君所都乃故吳國今無錫惠山上有春申廟庶幾是乎

漢講堂

漢時講堂今猶在畫固儼然丹青之古無復前此

記樊山

自余所居臨臯亭下亂流而西泊於樊山為樊口或曰燔山歲旱燔之起龍致雨或曰樊氏居之不知孰是其上為盧洲孫仲謀汎江遇大風施師請所之仲謀欲往盧洲其僕谷利以刀擬施師使泊樊口遂自樊口鑿山通路歸武昌今猶謂之吳王峴有洞穴土紫色可以磨鏡循山而南至寒谿寺上有曲山山頂即位壇九曲亭皆孫氏遺跡西山寺泉水白而其名菩薩泉泉

所出石如人垂手也山下有陶母廟陶公治武昌既病登舟而死於樊口尋繹故迹使人悽然仲謀獵於樊口得一豹見老母曰何不逮其尾忽然不見今山中有聖母廟予十五年前過之見彼板彷彿有得一豹三字今亡矣

赤壁洞穴

黃州守居之數百步為赤壁或言即周瑜破曹公處不知果是否斷崖壁立江水深碧二鷗巢其上有二蛇或見之遇風浪靜輒乘小舟至其

下捨舟登岸入徐公洞非有洞穴也但山崦深邃耳圖經云是徐邈不知何時人非魏之徐邈也岸多細石徃徃有溫瑩如玉者深淺紅黃之色或細紋如人手指螺紋也既數游得二百七十枚大者如棗栗小者如芡實又得一古銅盆盛之注水粲然有一枚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以為群石之長

玉石

辨真玉

東坡志林卷四
今世真玉甚少雖金鐵不可近須沙礪而後成者世以為真玉矣然猶未也特珉之精者真玉須定州磁芒所不能傷者乃是云問後死老玉工亦莫知其信否

紅絲石

唐彥猷以青州紅絲石為甲或云惟堪作斝盆蓋亦不見佳者今觀雪庵所藏乃知前人不妄許爾

井河

筒井用水鞴法

蜀去海遠取鹽於叔陵州井最古涪井富順鹽亦久矣惟邛州蒲江縣井乃祥符中民王鸞所開利入至厚自慶曆皇祐以來蜀始創筒井用園刃鑿如碗大深者數十丈以巨竹去節牝牡相銜為井以隔橫入淡水則鹹泉自上又以竹之差小者出入井中為桶無底而竅其上懸熟皮數寸出入水中氣自呼吸而啟閉之一筒致水數斗凡筒井皆用機械利之所在人無不知

東坡志林卷四
四
後漢書有水鞴此法惟蜀中鐵冶用之大畧似
鹽井取水筒太子賢不識妄以意解非也

汴河斗門

數年前朝廷作汴河斗門以淤田識者皆以為
不可竟為之然卒亦無功方樊山水盛時放斗
門則河田墳墓廬舍皆被害及秋深水退而放
則淤不能厚謂之蒸餅淤朝廷亦厭之而罷偶
讀白居易甲乙判有云得轉運使以汴河水淺
不通運請築塞兩河斗門節度使以當管營田

悉在河次在斗門築塞無以供軍乃知唐時汴
河兩岸皆有營田斗門若運水不乏即可沃灌
古有之而不能何也當更問知者

卜居

太行卜居

柳仲舉自共城來搏大官米作飯食我且言百
泉之奇勝勸我卜鄰此心飄然已在太行之麓
矣元祐三年九月七日東坡居士書

范蜀公呼我卜鄰

東坡志林卷四
五
范蜀公呼我卜鄰許下許下多公卿而我簞衣
箝笠放蕩於東坡之上豈復能事公卿哉居人
久放浪不覺有病或然持養百病皆作如州縣
久不治因循苟簡亦曰無事忽遇能吏百弊紛
然非數月不能清淨也要且堅忍不退所謂一
勞永逸也

合江樓下戲

合江樓下秋碧浮空光搖几席之上而有茅店
廬屋七八間橫斜砌下今歲大水再至居人散

避不暇豈無寸土可遷而乃眷眷不去常為人
眼中沙乎

名西閣

元豐三年冬至過山陽登西閣時景煩出巡未
歸軾方乞歸常州得請春中方當復過此故有
閣欲名思之未有佳者蔡謨廊名之子也晉宋
間第一流輒以仰公家不知可否

亭堂

臨臯閑題

東坡志林卷四
臨臯亭下八十數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
水吾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江山風月
本無常主閑者便是主人聞范子豐新第園池
與此孰勝所以不如君子上無兩稅及助役錢
爾

名容安亭

陶靖節云倚南窻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故常
欲作小軒以容安名之

陳氏艸堂

慈湖陳氏草堂瀑流出兩山間落於堂後如懸
布崩雪如風中絮如群鶴舞叅寥子問主人乞
此地養老主人許之東坡居士投名作供養主
龍丘子欲作庫頭叅寥不納云待汝一口吸盡
此水令汝作

雪堂問潘邠老 名大臨

蘇子得廢園于東坡之脅築而垣之作堂焉號
其正曰雪堂堂以大雪中為因繪雪於四壁之
間無容隙也起居偃仰環顧睥睨無非雪者蘇

東坡志林卷四
子居之真得其所居者也蘇子隱几而晝瞑栩栩然若有所適而方興也未覺為物觸而寤其適未厭也若有失焉以掌抵目以足就履曳於堂下客有至而問者曰子世之散人耶拘人耶散人也而未能拘人也而嗜慾深今似繫馬止也有得乎而有失乎蘇子心若省而口未嘗言徐思其應揖而進之堂上客曰嘻是矣子之欲為散人而未得者也予今告子以散人之道夫禹之行水庖丁之提刀避衆礙而散其智者也

是故以至柔馳至剛故石有時以泐以至剛遇至柔故未嘗見全牛也予能散也物固不能縛不能散也物固不能釋子有惠矣用之於內可不特一毛二毛而已風不可搏影不可捕童子知之名之於人猶風之與影也子獨留之故愚者視而驚智者起而軋吾固恠子為今日之晚也子之遇我幸矣吾今邀子為籬外之游可乎蘇子曰予之於此自以為籬外久矣子又将安

東坡志林卷四
之乎客曰甚矣子之難曉也夫勢利不足以為籓也名譽不足以為籓也陰陽不足以為籓也人道不足以為籓也所以籓予者特智也爾智存諸內發而為言則言有謂也形而為行則行有謂也使子欲嘿不欲嘿欲息不欲息如醉者之恚言如狂者之妄行雖掩其口執其臂猶且喑鳴跼蹙之而已則籓之於人抑又固矣人之為患以有身身之為患以有心是圃之構堂將以佚子之身也是堂之繪雪將以佚子之心也

身待堂而安則形固不能釋心以雪而警則神固不能凝子之和既焚而燼矣燼又復然則是堂之作也非徒無益而又重子蔽蒙也子見雪之白乎則恍然而目眩子見雪之寒乎則竦然而毛起五官之為害惟目為甚故聖人不為雪乎雪乎吾見子知為目也子其殆矣客又舉杖而指諸壁曰此凹也此凸也方雪之雜下也均矣厲風過焉則凹者留而凸者散天豈私於凹凸哉勢使然也勢之所在天且不能違而况於

東坡志林卷四
九
人乎予之居此雖遠人也而圃有是堂堂有是
名實礙人耳不猶雪之在凹者乎蘇子曰予之
所為適然而已豈有心哉殆也奈何客曰子之
適然也適有雨則將繪以雨乎適有風則將繪
以風乎雨不可繪也觀雲氣之洶湧則使子有
怒心風不可繪也見草木之披靡則使子有懼
意觀是雪也子之內亦不能無動矣苟有動焉
丹青之有靡麗水雪之有水石一也德有心心
有眼物之所襲豈有異哉蘇子曰子之所言是

也敢不聞命然未盡也予不能默此正如與人
訟者其理雖已屈猶未能絕辭者也子以為登
春臺與入雪堂有以異乎以雪觀春則雪為靜
以臺觀堂則堂為靜靜則得動則失黃帝古之
神也游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南望而還
遺其玄珠焉游以適意也望以寓情也意適於
游情寓於望則意暢情出而忘其本矣雖有良
貴豈得而寶哉是以不免有遺珠之失也雖然
意不久留情不再至必復其初而已矣是又驚

其遺而索之也余之此堂追其遠者近之收其
近者內之求之眉睫之間是有八荒之趣人而
有知也升是堂者將見其不遯而儻不寒而栗
淒凜其肌膚洗滌其煩鬱既無炙手之譏又免
飲冰之疾彼其趨趨利害之途猖狂憂患之域
者何異探湯執熱之俟濯乎子之所言者上也
余之所言者下也我將能為子之所為而子不
能為我之為矣譬之厭膏粱者與之糟糠則必
有忿詞衣文綉者被之以皮弁則必有愧色子

之於道膏粱文繡之謂也得其上者耳我以子
為師子以我為資猶人之於衣食缺一不可將
其與子游今日之事姑置之以待後論予且為
子作歌以道之歌曰

雪堂之前後兮春艸齊雪堂之左右兮斜徑微
雪堂之上兮有碩人之頎頎考槃於此兮芒鞋
而葛衣挹清泉兮抱瓮而忘其機負頃筐兮行
歌而采薇吾不知五十九年之非而今日之是
又不知五十九年之是而今日之非吾不知天

東坡志林卷四
地之大也寒暑之變悟昔日之癯而今日之肥感子之言兮始也抑吾之縱而鞭吾之口終也釋吾之縛而脫吾之鞿是堂之作也吾非取雪之勢而取雪之意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機吾不知雪之為可觀賞吾不知世之為可依違性之便意之適不在於他在於群息已動大明既升吾方輾轉一觀曉隙之塵飛子不弃兮我其子歸客忻然而咲唯然而出蘇子隨之客顧而頷之曰有若人哉

人物

堯舜之事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信於六藝詩書雖闕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由不受耻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曰此何以稱焉東坡先生曰士有以簞食豆羹見於色者自吾

觀之亦不信也

論漢高祖羹頡侯事

高祖微時嘗避事時時與賓客過其邸嫂食嫂厭叔與客來陽為羹盡轅釜客以故去已而視其釜中有羹由是怨嫂及立齊代王而伯子獨不侯太上皇以為言高祖曰非敢忘之也為其母不長者封其子信為羹頡侯高祖號為大度不記人過者然不置轅釜之怨歎不畏太上皇緣此記分杯之語乎

武帝踞廁見衛青

漢武帝無道無足觀者惟踞廁見衛青不冠不見汲長孺為可佳耳若青奴才雅宜舐痔踞廁見之正其宜也

元帝詔與論語孝經小異

楚孝王囂疾成帝詔云夫子所痛蔑之命矣夫東平王不得於太后元帝詔曰諸侯在位不驕然後富貴離其身而社稷可保皆與今論語孝經小異離附離也今作不離於身疑為俗儒所

增也

跋李王詞

三十餘年家國數千里地山河幾曾慣干戈一
旦歸為臣虜沈腰潘髮消磨最是倉惶辭廟日
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後主既為樊若
水所賣舉國與人故當慟哭於九廟之外謝其
民而後行顧乃揮淚宮娥聽教坊離曲

真宗仁宗之信任

真宗時或薦梅詢可用者上曰李沆嘗言其非

君子時沆之沒蓋二十餘年矣歐陽文忠公嘗
問蘇子容曰宰相沒二十年能使人主追信其
言以何道子容言獸以無心故爾軾因贊其語
且言陳執中俗吏耳持至公猶能取信主上况
如李公之才識而濟之無心耶時元祐三年興
龍節賜宴尚書省論此是日又見王鞏云其父
仲儀言陳執中罷相仁宗問誰可代卿者執中
舉吳育上即召赴闕會乾元節侍宴偶醉坐睡
忽驚顧拊牀呼其從者上愕然即除西京留臺

以此觀之執中雖俗吏亦可賢也育之不相命矣夫然晚節有心疾亦難大用仁宗非弃材之主也

孔子誅少正卯

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或以為太速此叟蓋自知其頭方命薄必不久在相位故汲汲及其未去發之使更遲疑兩三日已為少正卯所圖矣

戲書顏回事

顏回簞食瓢飲其為造物者廢亦者矣然且不免於夭折使回更喫得兩簞食半瓢飲當更不活得二十九歲然造物者輒支盜跖兩日祿料足為回七十年糧矣但恐回不要耳

辨荀卿言青出於藍

荀卿云青出於藍而青於藍冰生於水而寒於水世之言弟子勝師者輒以此為口實此無異夢中語青即藍也冰即水也釀米為酒殺羊豕以為膳羞曰酒甘於米膳羞美於羊雖兒童必

東坡志林卷四
五
笑之而荀卿以是為辨信其醉夢顛倒之言以
至論人之性皆此類也

顏蠋巧於安貧

顏蠋與齊王遊食必大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
麗都蠋辭去曰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不寶貴
也然而璞不完士生於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
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蠋願得歸晚食以當肉
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貞正以自娛嗟
乎戰國之士未有如魯連顏蠋之賢者也然而

未聞道也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是猶有
意於肉於車也晚食自美安步自適取其美與
適足矣何以當肉與車為哉雖然蠋可謂巧於
居貧者也未飢而食雖八珍猶艸木也使艸木
如八珍惟晚食為然蠋固巧矣然非我之久於
貧不能知蠋之巧也

張儀欺楚商於地

張儀欺楚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既而曰臣有
奉邑六里此與兒戲無異天下無不疾張子之

詐而咲楚王之愚也夫六百里豈足道哉而張
又非楚之臣為秦謀耳何足深過若後世之臣
欺其君者曰行吾言天下舉安四夷畢服禮樂
興而刑罰措其君之所欲得者非欲六百里也
而卒無絲毫之獲豈特無所獲喪已不勝言矣則
其所以事君者乃不如張儀之事楚因讀晁錯
傳書此

趙堯設計代周昌

方與公謂周昌之吏趙堯年雖少奇士君必異

之且代君昌咲曰堯刀筆吏爾何至是居頃之
堯說高祖為趙王貴強相歎周昌為可高祖用
其策堯竟代昌為御史大夫吕后殺趙王昌亦
無能為特謝病不朝爾由此觀之堯特為此計
代昌爾安能為高祖謀哉吕后怨堯為此計亦
抵堯罪堯非特不能為高祖謀其自為謀亦不
善矣昌謂之刀筆吏豈誣也哉

黃霸以鵬為神爵

吾先君友人史經臣彥輔豪偉人也嘗言黃霸

東坡志林卷四
本尚教化庶幾於富而教之者乃復用烏攫小
數陋哉穎川鳳皇蓋可疑也霸以鵠為神爵不
知穎川之鳳以何物為之雖近於戲亦有理也
王嘉輕減法律事見梁統傳

漢仍秦法至重高惠固非虐主然習所見以為
常不知其重也至孝文始罷肉刑與參夷之誅
景帝復孥戮晁錯武帝罪戾有增無損宣帝治
尚嚴因武之舊至王嘉為相始輕減法律遂至
東京因而不改班固不記其事事見梁統傳固

可謂踈畧矣嘉賢相也輕刑又其盛德之事可
不記乎統乃言高惠文景以重法興哀平以輕
法衰因上書乞增重法律賴當時不從其議此
如人年少時不節酒色而安老後雖節而病見
此便謂酒可以延年可乎統亦東京名臣一出
此言遂獲罪於天其子松竦皆以非命而死冀
卒滅族嗚呼悲夫戒踈而不漏可不懼乎

李邦直言周瑜

李邦直言周瑜二十四經畧中原今吾四十但

多睡善飯賢愚相遠如叔安上言吾子以快活
未知孰賢與否

勃遜之

勃遜之會議於穎或言洛人善接花歲出新枝
而菊品尤多遜之曰菊當以黃為正餘可鄙也
昔叔向聞駸蔑一言得其為人予於遜之亦云
然

劉聰吳中高士二事

劉聰聞當為須遮國王則不復懼死人之愛富

貴有甚於生者月犯少微吳中高士求死不得
人之好名有甚於生者

郗超出與桓溫密謀書以解父

郗超雖為桓溫腹心以其父愔忠於王室不知
之將死出一箱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惡公年尊
必以相傷為斃我死後公若大損眠食可呈此
箱不爾便燒之愔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以指呈
之則悉與溫徃反密計愔大怒曰小子死晚矣
更不復哭矣若方回者可謂忠臣矣當與石碯

東坡志林卷四
比然超謂之不孝可乎使超知君子之孝則不
從溫矣東坡先生曰超小人之孝也

論桓範陳宮

司馬懿討曹爽桓範往奔之懿謂蔣濟曰智囊
往矣濟曰範則智矣駑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
範說爽移車駕幸許昌招外兵爽不從範曰所
憂在兵食而大司農印在吾許爽不能用陳宮
呂布既擒曹操謂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
今日何如宮曰此子不用宮言不然未可知也

僕嘗論此二人呂布曹爽何人也而為之用尚
何言知臧武仲曰抑君似鼠此之謂智元祐三
年九月十八日書

錄溫嶠問郭文語

溫嶠問郭文曰人皆有六親相容先生棄之何
樂文曰李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耳又
曰飢思食壯思室自然之理先生獸無情乎曰
情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又問先生獸處窮山死
為烏鳶所食奈何曰埋藏者食於螻蟻復何異

又問猛虎害人先生獸不畏耶曰人無害獸心則獸亦不害人又問世不寧則身不安先生不出濟世乎曰非野人之所知也予嘗監錢塘郡游餘杭九鎮山訪大滌洞天即郭生之舊隱洞大有巨壑深不可測蓋嘗有勅使投龍簡云戊

寅九月七日書

李行一作季行

劉伯倫

劉伯倫常以錘自隨曰死即埋我蘇子曰伯倫非達者也棺槨衣衾不害為達苟為不然死則

已矣何必更埋

房瑄陳濤斜事

房次律敗於陳濤斜殺四萬人悲哉世之言兵者或取通典通典雖杜佑所集然其源出於劉秩陳濤之敗秩有力焉次律云熱洛河雖多安能當我劉秩區區之辯以待熱洛河踈矣

張華鷓鴣賦

阮籍見張華鷓鴣賦歎曰此王佐才也觀其意獨欲自全於禍福之間耳何足為王佐乎華不

從劉卞言竟與賈氏之禍畏八王之難而不免
倫秀之虐此正求全之過失鷦鷯之本意

王齊王愷

王齊以人乳蒸豚王愷使妓吹笛小失聲韻便
殺之使美人飲酒客飲不盡亦殺之時武帝在
也而貴戚敢如此知晉室之亂也久矣

王夷甫

王夷甫既降石勒自解無罪且勸僭號其女惠
風為愷懷太子妃劉曜陷洛以惠風賜其將高

屬將妻之惠風杖劍大罵而死乃知王夷甫之
死非歎慙見晉公卿乃當羞見其女也

衛瓘欲廢晉惠帝

晉惠帝為太子衛瓘欲陳啟廢之策而未敢發
會燕凌雲臺瓘托醉跪帝前曰臣欲有所啟欲
言之而止者三因拊牀曰此坐可惜帝意乃悟
曰公真大醉賈后由是怨之此何等語乃於衆
中言之豈所謂不密失身者耶以瓘之智不宜
暗此殆鄧艾之寃天奪其魄爾

裴頡對武帝

晉武帝探策豈亦如籤也耶惠帝不肖得一蓋神以實告裴頡諛對士君子耻之而史以為美談鄙哉惠懷愍皆不終牛繫馬後豈及亡乎

劉凝之沈士麟

梁史劉凝之為人認所著履即與之此人後得所失履送還不肯復取又沈士麟亦為鄰人認所著履士麟笑曰是卿履耶即與之鄰人得所失履送還士麟曰非卿履即笑而受之此雖小

事然處事當如士麟不當如凝之也

柳宗元敢為誕妄

柳宗元敢為誕妄居之不疑呂溫為道州衡州及死二州之人哭之逾月客舟之過于此者必呱呱然雖子產不至此溫何以得之其稱溫之弟恭亦賢豪絕人者又云恭之妻裴延齡之女也孰有士君子肯為裴延齡壻者乎柳宗元與侄叔之交蓋亦不差於延齡姻也恭為延齡壻不見于史宜表而出之見宗元文集恭墓誌云

侄叔一
作侄文

東坡先生志林卷四

長洲金三枝書
趙應期刻

卷之四